

■重阳节特稿



女儿的“重阳”情

□魏益君 文/图

重阳节临近，上大学的女儿打电话说，她又在筹备“重阳节”了，今年她将带着编辑部的同学再给敬老院的老人一个惊喜。

女儿敬重这个节日，是因为从她懂事起就知道“重阳节”是老人的节日。那时每到这个节日，我和爱人都会给双方的老人

买些礼物，女儿也用她的零花钱学着我们的样子给老人买些小玩意，虽然不值钱，老人们却欢天喜地的合不拢嘴，女儿就像得到奖赏似的，高兴地又蹦又跳。女儿长大了，对老人更加孝敬，不是给爷爷捶背捏腿，就是给奶奶梳头掏耳朵，高兴的老人逢人就夸有个好孙女。

2013年秋天，女儿考入湖南科技大学，加入了学校的广播电视编辑部，天天为新闻选题绞尽脑汁。不久重阳节到了，女儿向我这个曾经做过报纸新闻编辑的爸爸请教，说她提报了一个老人节的选题，想到大学驻地湘潭市雨湖区先锋敬老院采一条新闻，让我给支个招。听着女儿的进步，我很高兴，向她说了一些我曾经的经验。

重阳节那天，女儿上蹿下跳地鼓动了一些同学，攒钱买了好多吃的用的来到敬老院。晚上，女儿就兴奋地打来电话，说那的老人太好了，有的还是老革命，打过仗呢，他们都像我家里的爷爷奶奶一样好、一样亲。当天，女儿那篇《大学生爱洒敬老院》的新闻便被学校媒体播发了，第二天还被湖南教育新闻网采用。

本来是去做一条新闻，没想到却从此凝结了女儿与敬老院的感情，有空便跑去敬老院，看看老人，听老人讲讲过去的事情。特别每年“重阳节”，女儿是必定组织同学去敬老院与老人联欢的，这也成了女儿每年都不能忘却的“重阳”情……

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

□吴爱连 文/图

重阳节就要到了，为了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特写此文怀念我的父母。

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，当时父亲在上海普兰德洗染店做工，母亲在乡下务农，一工一农家庭比一般家庭生活条件相对的要好些。后来父亲随单位迁到北京，我们一家就在北京落了户，为了贴补生活费，母亲给人家带小孩当保姆，我和妹妹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成人的。当时，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温饱，但人们的营养还是跟不上的，因此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，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和肝炎病，浑身无力，一动就喘得厉害，每当此时父母无论是黑天还是白日背起我就上医院。去得最多的医院是协和医院和友谊医院（当时叫中苏友好医院），那时还



没有电梯，上下楼都靠走。父母就这样把我背上背下，十分辛苦，而且省吃俭用为我增加营养。到了初中时，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，1970年，我光荣入伍，成为一名守卫海岛的海军战士。后来复员回京，娶妻生子，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这一切，我要感谢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，感谢父母把我培养成人，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和力量……

爸爸、妈妈，假如有来世的话，我还愿作您们的儿子。

重阳节外公带我放风筝

□朱凌 文/图

小的时候，不知道重阳节的含义，只知道，每年九月初九的时候，外公都会带着我放风筝。

外公扎的风筝种类有很多，有蝴蝶，有蜻蜓，有知了，还有金鱼等等。拿着外公的风筝，我开心地在院子里跑着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外公总是笑着说：“慢点，别摔着了。”我哪肯听着，拿着风筝便往外跑，想着找其它的小伙伴去炫耀一番。

重阳节那天，一早外公就会站在院子里等我，简单地收拾一番，便牵着我出去。记得那时，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广场上。

外公将风筝交给我，让我在前面跑，见我半天没将风筝放上去，便亲自为我放风筝，起先风筝还摇摇晃晃的不肯上天，没多久，外公便将风筝放到了天上。拿着线，我双手不停地来回动，看着飞得越来越高的风筝，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风筝放了好久，也到了吃中饭的时候，外公帮我把风筝收了回来，准备带着我回家。回到家，我和外公坐在院子里，一老一小聊着天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外公会给我讲关于重阳节的故事。

不仅讲故事，外公还教了我许多关于重阳节的诗歌，印象最深的就是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如今这首诗，我依旧能够流利地背诵下来。

年年重阳，外公总是带着我外出放风筝，每年重阳，似乎成了我最盼望的日子。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，风轻云淡，真的是很适合外出走走。渐渐地大一点，我知道了重阳其实是老年人过的节日。在这一天，多数的老人，都会外出赏菊，或者是由子女陪伴着度过。这样的一个节日，也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。

再后来，随着外公的年龄越来越大，他很少再给我做风筝了。而每到重阳，我势必会同以往一样回去和他一起过。虽然不再放风筝了，但我却总是会回去陪他和外婆说说话，去广场走走，看看那些盛开的菊花。

一年一年，重阳成了我们家一个重要的节日。在这一天，一家人在一起，吃饭，聊天，讲过去发生过的事情。当然最让我怀念的还是童年的那段时光，怀念与外公一起放风筝时的情形，只是时光流逝，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。

父的背，我的背

□朱旭 文/图

小时候，我经常趴在父亲的背上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历历在目，感到非常温馨。

不会走之前，我常常黏在父亲的背上。学会了走之后，当走累了或不想走了，我往往会用稚嫩的声音向父亲喊道：“背，背背。”听到后，父亲二话不说，就背起了我。在床上，我喜欢在父亲的背上“骑大马”。只见父亲弯下腰，手脚着地，我顺势爬上去，两腿叉开，一边用小手拍打着父亲的背，一边得意洋洋地喊着：“驾，驾……”父亲在床上来来回回爬起来，我在他身上感到惬意极了！

记得有一次，父亲扛着锄头到山坡上的一块田里去刨谷茬，我尾随其后。

到了田里，父亲热火朝天地干起来。我在田里跑来跑去，玩得不亦乐乎！不好，我踩上了一根谷茬。谷茬就像一把尖利的锥子，穿过鞋底，扎入脚心，鲜血顿时汨汨而流，染红了鞋子，我哇哇大哭起来。看到这种情形，父亲连忙脱下上衣，把它撕成条条，跑过来，脱掉我的鞋子，把布条里三层外三层的缠住伤口，不过血还是渗了出来。包扎完后，父亲背起我就往村里的卫生室跑去。

我趴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，伤痛减轻了不少。山路蜿蜒崎岖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，不一会儿就变得气喘吁吁。我们来到了卫生室，可铁将军把门。这时我发觉，豆大的汗珠从父亲的脸上簌簌地往下落，流到父亲赤裸的上身，在肚皮上汇成溪流，又流到裤子上，把裤子都打湿了。

父亲背着我，马上转过身，



向邻村的卫生室跑去。我注意到父亲的脚步放慢了许多，看来父亲的确是累坏了。跑到邻村卫生室，父亲有气无力地对医生说：“快，快，孩子的脚心被谷茬扎了，淌了很多血。”医生处理完伤口，父亲又背起我回到了家。

母亲去世早，我们兄妹几个都结婚了，父亲自己单过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，总让我放心不下。每过一段日子，我便抽出时间，从城里赶往乡下，看望年迈的老父亲。

有一回，听父亲讲，十几天来，每天早晨五点钟左右，就会肚子疼，跑到厕所蹲蹲就好了。我说去医院查查，他却说，一点小毛病，没事。我说，有病不能拖延，必须得看，于是，我带他去了医院。通过检查，父亲得了肠肌瘤，大夫建议立即切除。大夫讲完利害关系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协议书上签字。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，父亲从手术室转到病房。父亲住院十多天，我全程陪

护。

前些日子，父亲打来电话说，他摔了一跤，疼得不敢走路。我立马找来一辆车，火速回家。我搀扶着父亲上了车，直奔医院。

在医院的停车场，司机停好车。父亲的腿又疼又麻，不敢挪步，于是我背起父亲，走进一楼。我把父亲小心翼翼地放下，让他坐在椅子上。排队、交钱、挂号，我忙得不可开交。骨科门诊在五楼，父亲不敢坐电梯，于是我又背起他。爬到一楼，我便有些气喘吁吁了。爬着爬着，我感到身上的父亲越来越重，让我大汗淋漓。爬到中途，我感到力不从心，两腿像灌满了铅一样。我咬紧牙关，忍受着，忍受着，终于挪到五楼。这时，我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

到了骨科门诊，大夫开了单子，让我到一楼交钱，三楼做CT。我背着父亲到了三楼，放下他，再到一楼交上钱。做完CT，过了一段时间，片子出来了，我又背起父亲到了五楼。大夫看着片子说，骨头没事，在家安心静养就是了。

我把父亲从五楼背到停车场，抱到车上。经过一次次地折腾，我感到又酸又疼，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。

车子开到我家，我从楼下把父亲背到家里。经过我和妻子的精心照料，父亲一天天地好转起来。一个多月后，父亲完全康复，回到了自己的家。

小时候，父亲的背是我的一座靠山，为我遮风挡雨；父亲老了，我的背成了父亲的一片港湾，让他停泊休憩。

■征稿启事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
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